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sub>臣</sub>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張曾炳

謄錄監生<sub>臣</sub>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 宋 周應合 撰

城闕志三

亭軒

忠孝亭在天慶觀西昔為治城晉卞壺與二子同死蘇峻之難其墓在焉南唐於此建忠貞亭穿地得斷碑徐鉉為之識國朝慶厯七年葉公清臣取其父為忠臣子為孝子之言始改曰忠孝元祐八年曾公肇即亭為堂

繪壺像其中列諸祀典而為之記建炎間堂廢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復為亭乾道四年史公正志與轉運判官韓公元吉益新之取曾公所為記重刻之石立於亭

左嘉定四年留守黃公度改建堂上為治城樓

天台周泊子及

詩云晉鼎鼐晚姦人窺孰謀國者如兒戲陷窮弗設  
延虎貌唬闕搏噬嬰者推羣公奔潰不敢誰卜公力  
疾起督師謂事迫矣奚生為以肉餒虎吁可悲公則  
死矣二子隨偉哉忠孝萃一時維公忠義天所資向  
來謀國如著龜不用吾言至于斯為社稷死則死之  
治城之麓江之湄荒塚突兀餘豐碑半生讀史長歎  
欽拜公之墳涕霑願死者可作吾誰歸嗟哉江左固  
多士往往所欠惟一死元規兒輩何足罪王公偪仄

石頭裏氣息奄奄有如泉下鬼蘇武之節不如是  
視公胡不賴有此男子之死一言耳死而不亡公  
父子

賞心亭在下水門之城上下臨秦淮盡觀覽之勝丁晉

公謂建

舊志

景定元年亭燬馬公光祖重建

考證李學士家談曰揚州有賞心亭此其始也湘

山野錄及苕溪漁隱及金陵事迹皆云丁晉公鎮金

陵重建賞心亭其家藏卧雪圖張於屏乃唐周昉筆

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輒取後為一太守以凡筆

畫蘆雁易之 祝穆編方輿勝覽引續志云丁始興  
金陵陞辭之日真宗出八幅表安卧雪圖付丁謂曰  
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此圖謂遂張於賞心亭  
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錄茗溪集金陵記王密學詩  
序皆言賞心亭卧雪圖出于丁公家藏不言及御賜  
惟晉公圖畫見聞志中以此圖為真宗所賜和父蓋  
本此耳考之宋朝史傳會要記聞等書皆無賜圖之  
事而僅見於晉公所作圖畫志中或謂晉公既張此

圖慮為好事者取去故設為御賜之說以保之而卒不能保勝覽殆為圖畫志所誤也未詳孰是姑兩存之景定庚申四月二十一日龍王廟灾風盛燄熾其東正接大軍廣濟諸倉積貯之所也而風燄向之馬公光祖至倉所叩頭祈天風反而西倉廩得全舊賞心亭在龍王廟西正當風及之處不免煨燼公曰倉燬則食難足亭燬易建也亟命工度材重建斯亭選幕屬朱幼學董其事不日而成視舊觀雄偉過之為

金陵第一勝槩

密學王公琪詩云千里秦淮在玉壺  
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

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  
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王荆公安

石詩檻折簷傾野水旁臺城佳氣已消亡難披草莽  
尋千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

雨破騎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望江流萬里長又  
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只空村孤城倚薄青天

近細雨侵尋白日昏稍覺野雲成晚霽却疑山月是  
朝暾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無言醉客喧侍讀張

公瓌詩洲圍淮口江形狹亭上城頭月色多王岐  
公珪詩六朝遺迹此空存城壓滄波到海門萬里江

山來醉眼九秋天地入吟魂于今玉樹悲歌起當日  
黃旗王氣昏人事不同風物在悵然猶得對芳樽

周益公必大賞心亭醪會古風晉人誇新亭暇日輒  
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物已



暖昧東郊今條登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迢遊盛  
冠益茲樓貫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雖不歸靈光故  
無礙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當年烏衣遊此日思  
勝槩從容值休沐登臨多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  
芥蒂已尋詩社盟更訂飲朋戒佳賓滿座上好語來  
天外舟移白鷺遠目送飛鳥快方種淵明秫粗免監  
河貸一醉倘可期與君時倒載高公九萬登賞心  
亭詩江亭如倚釣魚磯石上雲簷勢欲飛西望江洲  
依白鷺東連巷陌接烏衣六朝更代何人守千古興  
亡事總非客子獨憐風景好倚欄長是欲忘歸曹  
元寵詩白鷺洲邊蘆葉黃石頭城下水茫茫江山不  
管事興廢今古坐令人感傷六代豪華空處所千秋  
城闕委荒涼空餘眼外無窮景助我憑欄到夕陽  
朱公節詩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欄杆寒  
宵低細月姜光彥詩接外青山刮眼明軒窓當暑  
更風清地分南北開天險江泛東西幾客程四者難

并同醖葦一之已甚厭戈兵最憐夜夜秦淮月相伴  
依然似友生北谷羅必元詩勝地分明可賞心江  
山滿目飽登臨洛陽黥淡煙雲遠多少英雄淚染襟  
潛齋王公堊詩物華盡入錦囊收留與江山做話  
頭桃李數聲風力晚蘆花萬頃月波秋休尋鶴相當  
年盡誰記坡仙舊日遊回首興亡多少事漁舟獨不  
掛閒愁後村劉公克莊夢賞心亭詩夢與諸賢會  
賞心恍然佳日共登臨酒邊多說烏衣事曲裏空殘  
玉樹音江山水淮山明歷歷吳陵晉廟冷沉沉曉鐘呼  
覺俱忘却獨記千門柳色深關見說斯亭勝  
同爲此日游賞心那復有愁緒不勝獨江水鳴如恨  
淮山慘似秋鬢毛將白盡爲問若爲酬洪丞相邁  
云抗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嵋巴陵  
岳陽之樓黃之臨畢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  
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滌之瑯邪九江之庾樓皆  
延庾楫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于登臨爲宜

大山蕭山則記賞心亭佳麗地文瓌觀可賞已如  
先正言此北望中原憤惕不敢暇逸處可賞則古今  
遊宦幾何人目以玩賞口以吟賞而真賞以心者幾  
希人心天地之託也爲天地立心之心也虛用之虛  
高實用之實高虛毋勝實虛而勝撫慨千數百年之  
消息興懷四十餘帝之盛衰煙蕪凝愁風濤礪撼宮  
雉相望客心悲未央其心耳事跡東流傷心長春草  
其心耳騷人賞自高如虛何實而勝莫若王謝高宴  
飲新亭賞也戮力王室剋復神州實之放情丘壑賞  
也棋墅指授破賊淮淝實之曠不弛勞清不妨要以  
虛豁心之壅滯以實發心之精明兩公實高之賞歟  
虛高者荒實高者強用實心辨實功今大制使資政  
裕齋馬公之心王謝心也無賞心也何以亭于新一  
酒不歡甘苦其同一錢不妄調度其供何以亭于費  
讀開寶二年二月詔官受代歷書屏增毀以定殿最  
見亭毀于燬而無動心有慊心日敵人透度江上危

甚公啟元戎行蒙公先驅祀姑後張循視大江巖險  
棘之防進駐上流雄犄角之勢神龍拏淵威虎憑林  
英俊挫其遐衝洪基屹其磐石馳騫再歲姑柙刃而  
韜強此一功殊大新此亭賞秦淮洗兵也賞豈虛賞  
者屏卧雪圖賞之浮獨倚青冥賞之游公之心何心  
實也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回有思治心去惡如去  
草養苑如養賢有贊治心想虞雍公督舟采石而捷  
聞則義心激愛張魏公勞軍沙上而敵奔則壯心生  
充是心之實何賞乎以調玉燭之明為時和賞以補  
金甌之缺為國壽賞以鐵劒利而倡優拙為外禦內  
修賞非賞之賞此之謂大賞高哉凡役屬其屬朱幼  
學凡費不書惟一非三是牽聯書亭前為張麗華墓  
一賞類有一戒存萬代之永監而前守夷之非是東  
即張忠定公所創折柳亭謹送迎也西即蘇文忠公  
嘗題柱白鷺亭尚典刑也又西橫江館取李太白人  
言橫江好之句以名賓如歸也三併新之是亭事畢

出餘力築舒州二十三載文復隍之城以舒隸昇間  
故遠且城之而況于近亭皆一實所成觀之坎有孚  
維心亨剛中也中畫一陽益象心心剛則實往乃有  
功公常習坎之出以剛為實心亨有道矣賞大矣躋  
亭覽景美筆而賞以詩公心憤暢未暇也有大父野  
亭先生百詠在景定二年二月朔大山蕭山則記並  
書雪坡姚  
勉書蓋

白鷺亭接賞心亭之西下瞰白鷺洲柱間有東坡留題  
舊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建詳見賞心亭下

考證李白鳳凰臺詩有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亭對  
此洲故名 蘇文忠公軾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

金陵一日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

古龍蟠並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

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綵霧紅鸞參

乘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鸞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

去王荆公安石詩柱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憑欄處一本天生卧雪圖斯庵任

希夷詩江水悠悠淮水流臺城寂寂石城留淒涼白鷺洲頭月曾照前朝玉樹秋王公琪詩白鷺故西

軒棟宇窮與塏千峯若睽環翠已不可解是時天宇曠六幕無纖靄金斗熨秋江素練橫衣帶乾坤清且

斂氣象朝昏改蘆花作雪風飛舞來滄海九霄汀鶴起萬里檣鳥快月上三山頭鳥沒橫塘外蒼茫洲渚

寒銀錯星斗大開樽屏綵竹披襟向蕭籟余生本江湖  
偃蹇欣所會清興雖自發苦嗜亦吾累魚龍憑夜  
濤四面忽滂湃安得犀燈然煌煌發水怪黃尚書  
度詩白鷺亭前白鷺飛定知公子未忘機我來猶識  
難馴意江際翩翩起落暉馬公之純詩白鷺亭前  
白鷺飛山如屏障水如圍水中獨立鸞窺鏡沙上羣  
行雪滿磯白日不來爭碧樹有時同往送斜暉江山  
得此方成畫撩得遊人不憶歸又和人韻一見斯  
亭喜可知風來拂拂暑清微青山坐處天開盡白鷺  
飛時雪滿磯何必搜奇效康樂正應得句似元暉最  
憐別浦潮生後須有征帆萬點歸龍洲劉過詩何  
人將我此來遊白鷺那知客有愁如子矜持山立玉  
似予迂濶水盤洲塵襟料撒風雲入石刻摩挲歲月  
流惆悵謫仙鸞馭遠離離別恨難收羅公愚詩  
千古城頭白鷺亭鷺飛長是滿江汀如何覽德輝臺  
上只有臺存鳳不靈葉輝次韻白鷺洲遠畝此亭

淮山江水瞰蘆汀鷺飛點點  
無顏色那作公山鶴有靈

二水亭在下水門城上下臨秦淮西面大江北與賞心  
亭相對歲月寢久舊址僅存乾道五年秋留守史公正  
志因修築城壁重建自爲記舊志

考證李白鳳凰臺詩二水中分白鷺洲亭名取此也

記云秦淮源出句容涿水兩山自方山合流至建業  
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有洲橫截其間李太白所謂  
二水中分白鷺洲是也望秦淮兩城隅對峙北爲賞  
心亭其南闕焉登城而望坐抱牛首可憑藉如案淮  
山一帶沙洲煙嶼皆不遺毫髮意古必有亭其上者  
一旦父老謂予曰此承平時二水亭也考于圖志不



載嗚呼六朝以來迄今九百餘年其廢興成敗可勝  
言哉今之爲城蓋自徐溫之改築亭以二水又不知  
爲何時豈歲月久遠故不傳邪城下二水混混東流  
古今固自若也昔羊叔子登峴山顧其客鄒湛曰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  
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名與此山俱傳若湛  
輩當如公言耳嗟夫有志之士慨其名之不與山傳  
也如此項者城壁缺壞才辦瓦礫是亭之名失其傳  
久矣況于一時登臨之人哉碑石果可託于峴山爲  
不朽乎益笑叔子之志真區區也予方修築城隅復  
建是亭揭以舊名而爲之記後有來者覽江山之勝  
而讀予之文因悟夫城之與亭廢興成敗相尋于無  
窮而人事得喪倏往而忽來思所以託名于後世者  
可不慨然有感而爲之賦邪乾道五年十月望日左  
朝散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  
管内勸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新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

### 冶亭在冶城

考證宋義熙十一年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今即冶城樓所在之處

東冶亭舊志云在城東八里續志云在城東二里汝南灣西臨淮水今此亭在半山旁有瑞麥知稼二亭

考證晉太元中三吳士大夫于汝南灣東南置亭為餞送之所西臨淮水即當時冶處 謝安爲揚州表

宏爲東陽郡祖道于治亭羣賢畢集 南史王裕之

元嘉六年遷尚書令固辭表求東還改授侍中及東

歸車駕幸東冶餞送 乾道五年留守史公正志于

半山寺前重建

記云留尹史公治政之明年作亭東郊並鍾山之南前臨大達距城五里

所謂僚屬曰厥今驛湊居所使命賓客畢出于是當六朝時名門甲第瑰壯秀麗之觀山川之形勝占是爲多使夫往來者休焉有以寓登臨觀覽俯仰古今感慨愉悅之適斯亦一奇也如將奚名或曰晉東冶有亭在縣東汝南灣桃花園之間三吳冠蓋送餞于此夫亭近是盍以東冶名公命宗山爲之記辭弗聽則進而言曰夫亭整暇爲之也故爲之者勞而享者易之且國家建置行都迄今數十年自城雉廩庾取

士之宮齊民之居室因仍故常或缺弗治而公之承  
之猶自若也獨如亭何惟其悉繕悉營無一不備而  
後及此則後推公之治能整且暇焉者夫亭所以識  
也雖然是豈殫公志哉蓋立館于國以待萬國之諸  
侯列邸于郊以待四夷之客使俾朔南萬里拱極面  
向以尊京師是以公之志云耳而殫于是哉宗聞之  
也結斃者志在糾紛運斃者心存乎憂勞君子作于  
小所以寓大嘗試從公夫亭之上東抱方山西眺石  
城以望大江南瞻牛首之岩堯北顧鍾山之大小且高  
商形制之謂何論險塞之所如究方來之可爲悼已  
往之弗圖而寓諸遊觀之娛斯亦庶幾公之志乎公  
曰唯遂記之乾道五年春三月左文林郎觀察推官  
丘宗山記左朝奉郎通判軍府事嚴煥書馬之純  
詩舊時只說東西治今日轉爲長短亭無奈梅花臨  
水白可堪柳色向人青十分湫澗苦難把三疊淒涼  
誰忍聽不道離愁堆滿屋往來車馬放教停楊真

部備詩忍淚相看酒共持一生心事幾人知  
知年年折盡東亭柳此別綿綿無盡期  
劉給事珙

以四面皆田作亭于旁以知稼名胡公規爲書榜並

題二詩

詩云周公說稼成王師樊遲說稼夫子嗤區區農圃烏用學艱難之事惟當知江淮制帥

周公似取以名亭意如此遙知歲久偏折榱夷景定  
袖有無逸篇準擬歸時獻天子

辛酉馬公光祖新之既復東治知稼舊扁又增一亭

扁曰瑞麥與知稼對峙是年上元縣惟政鄉麥秀兩

岐知縣鍾蜚英上其瑞聞于朝上有宣諭曰芝封來

上麥穗呈祥良由善政之致和式表豐年之嘉兆宜

宣德意仰答天休亭所以名也

覽輝亭在今保寧寺後鳳凰臺舊基側寺有覽輝亭碑  
刊缺不可讀莫詳其人唯歲月可考益熙寧三年夏四  
月也詳見鳳凰臺

翠微亭在城西五里清凉寺山頂南唐時建國朝乾道  
間亭已不存舊志不載續志云廢紹熙中復建隸淮西總領所景

大亭小淳祐己酉總領陳公綺新而大之石城登臨最

佳處也

林和靖通詩亭在江干寺清凉更翠微又送方  
大師歸金陵云長干古寺游行子爲到清凉看

翠微山頂來 丹陽胡緝詩帆穿萬里江心過雲傍六峯  
晴嵐出寸岑景興齊山俱絕唱量如滄海且頻斟  
地高宇宙雙眸豁人老風霜兩鬢侵感慨石城勳  
業舊侃居夏口嶠居深 建亭記六朝以石頭為  
重戍府庫甲兵萃焉至南唐始為離宮此天所以  
開混一也然而翠微之景實甲于天下林和靖隱  
居西湖得得來游見之賦詠則其稱絕可知矣中  
興以來叔總領所亭隸之豈以金穀之冗瑣易生  
煩厭非江山之清絕不足陶寫耶又不然則中間  
必有文人騷客名輩清流以是人而居是官故能  
為皇官而有是景邪淳祐己酉春余自當塗來故  
人少司農大台陳綺伯奇實護餉事嘗因暇日相  
與徜徉其上余舉酒屬伯奇曰是亭之址居山之  
顛無所障礙故無非景物夫其南為方山則秦皇  
之所以鑿而為瀆以厭東南天子氣者也其北為

環滁則歐陽公之所以與客遨遊作亭其上而名  
為醉翁者也其西為三山則元暉之所登以望京  
邑太白之所眺以懷長安者也其東為鍾阜為難  
籠則雷次宗周顒阮孝緒韋渠年輩之所以隱居  
求志邀世無悶者也迺若長江自西亘北銀濤雪  
瀾洶湧湍疾烟帆風席杳靄滅沒朝宗于海晝夜  
不息與夫遙岑近岫危峰斷嶺如列畫圖如植屏  
障或雲靄之出入或煙霞之明晦或晴霽而日月  
朗或風雨而雷電冥朝暮四時千變萬態不可名  
狀者無非此亭之景也然景大而亭小不可以縱  
目而騁懷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總觀而並覽  
坡翁有曰登臨不得要萬象覺偃蹇子盍圖之伯  
奇曰諾會其以憂于職而病又以最于職而召夫  
憂于職而病則所亟者藥囊最于職而召則所趣  
者行裝其于游眺之所必不暇過而問是不惟人  
意之雖余亦意之也居無何忽折柬告曰亭已成



矣昔亭一面而今亭四面矣余驚喜兄未能造亟命  
工繪圖取而觀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凡景之所在  
亭皆延之亭之所在景皆赴之余之所以舉酒而屬  
者無一不酬而土木之壯丹雘之工營繕之巧則又  
其次也夫金陵六朝舊都故其形勢周遭廻環其江  
山雄偉壯麗非偏州小壘可望萬分一前人登覽之  
地如賞心如鳳凰如雨華如青溪皆最佳處不獨翠  
微而已也而大景物每無大棟宇以彈壓之不惟無  
大棟宇而其小小者亦皆將仆焉余雖有志于此而  
力未暇及今伯奇當財賦正赤病疾未瘳命召將行  
之際而能鼎新之使三百年之景物一旦軒豁呈露  
無餘則其丘壑之襟楚楚不凡鞭算之才綽綽有餘  
盖非餘子之所能及而尤余之所甚愧焉者也夫翠  
微之為景一絕也伯奇之為亭二絕也又以鶴山魏  
公了翁舊扁而揭之人與斯亭斯景俱稱三絕也故  
書亭為屋二十四楹落成于庚戌之十一月旦資政

殿學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  
郡屯田使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  
吳淵記

新亭亦曰中興亭去城西南十五里近江渚

考證丹陽記曰京師三亭吳舊立先基既壞隆安中  
丹陽尹司馬恢徙創今地世說過江諸人每至暇日  
輒相邀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顗在坐歎曰風景不  
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惟丞相導愀然變

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

耶

洛陽四山圍伊洛溷澗在中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李白

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山似孝武寧康元年

桓溫來朝頓兵新亭召王坦之謝安安發其壁後置

人溫爲却兵笑語移日隆安劉牢之自栗洲應桓

玄進敗王師於此楊佺期至石頭聞劉牢之領北

府兵在新亭賊皆失色乃回師屯于蔡洲崔惠景兵

至新亭石頭白下兵皆潰徐道覆勸盧循焚舟自

新亭步上 宋孝武入討至新亭修建營壘因即位  
王僧達始改爲中興亭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  
兵朝廷集議或欲依舊遣兵據梁山蕭道成以謂新  
亭正是賊衝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懲之  
必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兵新亭以當其鋒乃出  
新亭治城壘未畢賊遽至道成登西垣使陳顯達等  
與賊水戰大破之賊將丁文豪設伏破皂莢橋軍直  
至大航復陷東府或傳新亭亦陷道成遣周盤龍等

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道成仍守新  
亭卒破休範 宋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克捷事平明  
帝大會新亭勞諸軍主擣捕官賭 梁武帝起義兵  
進屯江寧東昏使李居士率兵屯新亭梁擊破之遂  
次新林 乾道五年留守史公正志即故基重建亭

自爲記

記云西南去城十二里有岡突然起于丘壚  
巖壑中其勢回環險阻意古之爲壁壘者或

曰此六朝所謂新亭是也予考之地志信然方六朝  
時上流奔衝用兵戰爭無不扼此相拒先據者勝亭  
之名始見于東晉至宋王僧達更爲中興亭其後干  
戈相尋鞠爲榛莽不知幾年矣予因送客過之徘徊

顧盼愴然有感乃即其地稍南爲亭榜以舊名其制  
崇高廣袤雖未必及于舊而山川形勢登覽之勝煥  
然如新則世之相後累數百歲未嘗有改也初元帝  
過江人士暇日相邀出新亭周顗中坐興嘆謂風景  
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與流涕獨王導變色以  
楚囚對泣責之且有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之言導可  
謂有其志矣當一馬化龍之後導首任相柄非不立  
志恢復而元戎屢動不出江圻經畧區區僅全吳楚  
以至中更敦峻之叛下陵上辱紀綱不振導于是時  
浮沉俯仰終其身自開學校一事畧不能有所建立  
平居暇日惟清談自命則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之  
譏驗以前日之言徒虛語耳所謂江左夷吾功烈如  
是其卑乎蓋人之情多銳于新而怠于久自古規模  
之作于新者不苟則勲業之傳于久者必大天下萬  
物無不始于新也新新以爲用則精神運動之妙鼓  
舞天下雖百世作興而不窮不能者日就因循苟且

而不知所以振起故自其新者觀之則物無不故自其善用者觀之則物無有故而皆可以曰新矣中原者東晉故物也南渡之初庶事草創故以江左爲新造而亭之名亦因以爲新導不能日用其新以酬其素志宴安有以敗之也然則今日新亭之復豈將爲將迎游燕之地憑高遠眺動游子之悲而發北客之嘆也哉嘗試與客登亭四望其西定山一帶清曠龍洞綿亘數百里實與長江爲唇齒之勢其東牛首方山緣延周匝意斗牛間王氣宛然自若也其南則新林板橋按扼屯守之所歷歷可考其北幕府諸山連接石頭踣踞如虎想孫權城築之氣尚凜凜如生也南北夙隔中原如故要當哭泣于歎笑之際樂石于強壯之時不敢怠于新以圖其故功名之士患無志耳苟有其志又患無其才今天下豪傑輩出安敢厚誣以爲無人異時擊楫渡江掃清中原以日新之志收日新之功使王導一時空言乃驗于百世之下者

庶幾是亭有以發之乾道五年閏月望日左朝散郎  
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  
宮留守司公事史正志記左朝奉郎權通判楚州軍  
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曾極詩青  
山四合遠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于今成樂土  
新亭是垂淚亦無人南軒張公拭詩風景自今古新  
亭今是非絕憐江水去還有故山圍得失同千慮成  
虧共一機所思惟謝傳不但勝淮淝月明淮水空  
陳迹山繞新亭有故墟暇日更須頻訪古將來為道  
我何如誠齋楊公萬里詩六朝豈是乏熟賢為底  
京師不晏然栢壁置人添一笑楚囚對泣後千年鍾  
山喚客長南望江水留人懶北旋強弱興亡談不盡  
枉教吟殺夕陽蟬楊虞部備詩滿目江山異洛陽  
北人懷土淚千行不如亡國中書令歸老新亭是故  
鄉留守史公正志詩龍盤虎踞阻江流割據由來



起仲謀從此但誇佳麗地不知西北有神州又忽枉  
王人六轡馳新亭有酒便同持坐中不作南冠嘆江  
左夷吾是素期野亭馬公詩相對何庸作楚囚一  
時凜凜氣橫秋定知決意誰能止何事空言竟亦休  
敢謂扶持非爾力要須恢復有奇謀壺漿滿路無人  
至空使遺民嘆白頭新亭見說在山頭日見江河  
滾滾流何事後人輕變改不教遺址且存留憐他一  
代稱賢相說此諸人似楚囚君便有人來訪舊一畚  
人見一番羞又憶昔諸賢扶晉室冠蓋多于此雲  
集坐中翻作兒女悲世換人非但陳迹我來正值三  
月春花落鳥啼春寂寂江河雖異事畧同風景不殊  
今視昔磨滅英雄得喪多山重水複無終極安能鬱  
鬱老江左尅復神州當戮力未論重見管夷吾祇今  
誰爲楚囚泣徙倚令人三嘆息徙倚令人淚橫臆敵  
國相殘春又春時乎時乎難再得周師成詩昔日  
新亭今則舊百年名義只如新高談坐上無安石灑

淚尊前有伯仁對面飛來帆影少傳音吹過羽書頻  
青天重喚當時月放下清光照坐人北谷羅必元

詩五馬來時集宴遊江山風景勿闕愁合思戮力中  
原語對泣何須作楚囚劉後村詩此是晉人遊樂

處當時風景與今同不干鐵鑠樓船力似是蒲葵塵  
柄功幾簇旌旗秋色裏百年宮闕淚痕中興亡畢竟

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闕眼前風景異中  
州莫笑新亭一段愁得似祖生真有志也曾擊楫到

中流闕尚不殊三百餘年分王始江東自有管夷吾

# 金山亭在舊府治今在行宮內

考證蘇魏公頌集中有金陵府舍重建金山亭詩地出

城隅闕故臺斬茅刪竹受良材春塘夢草成詩後畫  
棟飛雲試燕開一境山形天際望四時風物坐中來

府公經構民偕樂魚鳥猶知喜躍迴故時臺榭對  
池心空有名傳擬穴金翳理茅茨脩竹茂經營軒檻  
綠楊深橋橫斷岸虹流彩花滿芳園鳥嘯  
音盛府多歡頻命席每容踈外得窺臨王荆公安  
石懷府園詩亦云常憶小金山下路綠荷深處見游  
鯈此亦府園有金山之證

練光亭在保寧寺今廢

考證蘇魏公頌有遊保寧寺練光亭詩

闕

臨吳建業

何人結虛亭黃魯直嘗題云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  
勝繁壓危堞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

鑑設明窗瓦堆殊勝不爾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作虛窗奧室余爲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疑香密而清明於事稱也

折柳亭在賞心亭下張忠定公詠建爲祖餞之所久廢景定元年馬公光祖重建

風亭在折柳東葉公清臣建蘇州從事張伯玉爲記佳麗亭與風亭相近馬公亮建

此君亭在華藏寺

考證王荊公嘗題華藏寺此君亭詩

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

更元祐間亦有歌詩

信安毛漸歌曰玉堂視草儒林翁暫憑熊軾來江東政成暇日

開燕席選勝共詣金仙宮幽亭虛敞竹森聳低徊映日清陰重靜坐愛此君乃知雅尚人情同屏山疊石色蒼翠我疑巨靈掣斷岷峨峯繁霜摧枯木飛葉穿疏櫳芳逕列時果璀璨間青紅羊肋細軟蟹螯豐兵厨酒美琥珀濃褱帶就坐約煩禮幅巾相向聊從容晤言與心契至樂匪絳桐高懷詎比晉七子徒以散誕相夸雄飲餘寓意對基局萬事不足縈心胸人生天地間寧異浮萍相值江湖中偶然會合復離散東西南北隨飄風須知此會不易得爲公更矚黃金鍾武陽黃履次韻邂逅相遇三詩翁適我願兮江之東每乘高興即同賦矧值修竹華嚴宮追窮收棄勢相遠交我以淡情何重古來金石論賢達應求本自聲

氣同清晨登此亭亭前羅層峰浮雲開白日金影升  
珠櫬高標不逐四時變翠色可奪千葩紅一日無此  
君子猷嘯詠已不濃清風颯然至淵明喜動義人容  
化龍況是葛陂杖待鳳幸列朝陽桐伶倫裁嶰谷律  
呂因唯雄太和尚可格天地煩想豈特疏心胸下建  
漢蔡邕取橡製筠柯亭中與夫皮爲冠兮葉爲酒皆  
自荆揚之貢東南之美分冒霜停雪拂景雲而榮惠  
風吾曹對此但欲商清樂不學渭川之人兮資千畝  
以敵萬鍾福唐王祖道君不見太白之精在人間  
兮昔人號爾謫仙翁君不見不爲蒼生起兮謝安攜  
妓山之東玉堂主人繡衣客邀我載酒金蓮宮小亭  
環立千竿竹參天百尺繁陰重岸巾綰髮對此坐一  
日無君誰我同夜來霜壓北枝重剩見鍾山數尺峰  
玉實幽香儀彩鳳日華轉影篩金櫬孤幹未甘春雪  
折青陰不逐秋風紅長隨檜柏老剛勁不羨桃李爭  
鮮濃我愛此君有直節肯學蟠木求先容我愛此君

歲寒志長笑霜井落青桐大夫老松邀我侶三品頑  
石徒誇雄不作湘江兒女泣蒼梧雲散愁盈胸夜深  
明月滿亭戶此君入我懷袖中故人來兮七賢至開  
門滿坐生清風此君此君聽我語藏器于身兮終奏  
太廟歌黃鍾合肥馬昭八座鎮俗光文翁政開鳴  
珂晚丁東邀賓尋勝遇郊郭最愛檀欒森梵宮虛簷  
新敞小亭峻幽徑靜掩閒門重修枝應待丹鳳集勁  
節只許青松同根蟠南借秦淮潤影踈北露鍾山峰  
乃知景淡有真趣何必花艷羅彫攬放懷喜遂開口  
笑傳盃不覺酩酊顛紅談園浩浩真意得棋戰紛紛嘉  
興濃人生條忽猶逆旅少壯易失今衰容得喪何須  
論塞馬用舍寧復驚鸞桐逍遙齊物慕蒙叟澹泊無  
生師大雄英游幸陪諸公後傾葢夙已披懷胸芝蘭  
亦旣序蒙益切嗟願使協于中佳草每出連戰勝格  
調綽有先賢風顧予酬和  
不量力嗟哉寸筵撞巨鍾

水亭有二一在臺城寺即今法寶寺一在齊南苑中是

陸機故宅乃王處士水亭也今鳳臺山南傍秦淮是其

處

李白題金陵王處士水亭詩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

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拭青玉簞為余置金

樽醉後欲歸去花枝宿鳥喧向時復來此更得洗

煩白鳥占閒池清楚曾經晉荒涼直到隋南廊一聲磬

斜照獨凝思杜荀鶴金陵水亭詩云江亭當廢國

秋景倍蕭騷夕照明殘壘寒潮漲古壕就田看鷗大

隔水見僧高無限前朝事醒吟易覺勞

木牛亭在移忠禪院路西亭廢名存圖經不載不詳所



立之始舊志地屬江寧縣七十里處真鄉舊傳有香木浮而上土人迎之以爲亭又號木龍亭

五馬亭地屬金陵鄉去城西二十五里幕府山之側亭今廢

考證晉元帝與彭城王玄西陽王羨南頓王宗汝南王宏南渡之所當時識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謂此亭

征虜亭在石頭塢東晉太元中創

考證世說注丹陽記曰太元中征虜將軍謝安止此亭因以爲名南史宋何尚之傳遷吏部郎告休定省送別于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此來傾朝相送此是送吏部郎非闕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去親舊無復相窺者徐鉉集送謝仲宣負外使北蕃序云征虜亭下南朝送別之場

白下亭驛亭也舊在城東門外

舊志

考證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云小子別金陵來  
時白下亭又留別金陵諸公詩云五月金陵西祖余  
白下亭又云驛亭三陽樹正當白下門按此亭在府  
西王荊公舊宅在今報寧寺詩有門前秋水可揚  
舠有意西尋白下亭之句又有東門白下亭推覽蔓  
寒葩之句按此亭在府東蓋新舊亭各在一處舊志

所指特其新者爾

任斯庵詩金鑒殿上脫靴去白下門東索酒嘗一自青山冥寞後何

人來道柳花香

馬野亭詩云白下非今白下亭府城西北舊曾城石山四面若環合江水一條如帶橫

庚亮憑高臨賊騎安都問道走齊兵  
地形峻極真如此全勝當時却月營

勞勞亭在城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

考證吳置亭在勞勞山上今顧家寨大路東即其所

輿地志新亭隴上有望遠亭宋元嘉中改名臨滄

觀又改名勞勞亭

李白歌云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

日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朓家郎苦竹寒聲動秋

月獨宿空簾歸夢長又詩云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楊虞部詩柳風飛絮

撲征袍望遠樓中望眼高幾許江南名利客灰塵滿面日勞勞馬野亭詩誰把勞勞目此亭從來于此

送人行三杯別酒傾桑落一曲離歌唱渭城比到伊  
邊還幾日不知何日是歸程分携更復憑高望滿目  
青山萬疊橫

客亭在龍灣五里臨大江迎送之所也杜工部甫詩秋  
窗猶曙色落木

更高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  
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清水亭去府城三十里

考證建炎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岳飛敗敵於此

二李亭在溧水縣尉廨舍後

考證李常師字公擇同兄野夫侍其父東作尉于此

嘗讀書是亭宣和七年烏江縣丞朱處攝尉修亭作

記今亭廢而記存移在縣治

記云二李亭者識其人也初尚書李公擇與兄

野夫隨其親尉溧水而讀書于尉廳之後圃後人榜其堂曰二李蓋以識其人也處少時登是堂有故老

能道其事者處不能記其詳也宣和七年承乏尉事求所謂二李堂者不復見矣有亭歸然出榛莽間旁

無牕檻惟四壁立意者堂之壞爲亭亭壞而爲更宿之所問諸吏果然處以是感之欲新一堂以代者至

而不果姑闢牕牖加丹堊榜其上而已竊以謂伐聽訟之棠不如勿伐以存其思去告朔之羊不若勿去

以愛其禮一亭之廢興于兩公無加損也而遺迹在焉其可以輕廢之乎尚書公舊嘗讀書于廬山既去

而藏書九千卷以遺後之學者山中至今指以爲李氏山房藏書之所然則是亭也登之者扶策讀書亦

足以想見兩公之風采師道德而論世尚友也若處  
者何足以識之是年二月朔從事和州烏江縣丞權  
縣尉朱處謹記

甘露亭在上元縣北鍾山鄉去城五里

考證陳太建七年秋閏九月甘露三降樂遊苑詔于  
苑內覆舟山上立甘露亭 又按輿地志宋元嘉中  
移晉北郊壇出外以其地爲北苑遂更興造樓觀于  
覆舟山上大設亭館侯景之亂悉焚毀至陳天嘉中  
年更加修葺于山上立甘露亭陳亡並廢

朝陽亭在通判東廳張維建

考證于湖張公孝祥留題云隆興甲申八月當塗闕  
守檄建康府通判事張君仲欽維攝馬十有九日安  
國置酒餞別且言曰所領州飢民十萬死生之命懸  
于仲欽之手仲欽勉之哉安集流亡左餐右粥以無  
負聖天子哀矜之意仲欽勉之哉梁溫其鄭光祖翁  
子功同會 張維書留守舍人聞維築亭為題其榜  
曰朝陽旣去而亭成復為賦詩

于湖詩便合朝陽作  
鳳鳴江亭聊此駐修



程南瞻御路臨雙闕東望仙家接五城日上白門兵  
氣靜春歸淮浦早潮平遙憐幕府文書少時下滄浪  
自濯纓維次韻日邊清切以文鳴立對朝陽欲問  
程筆落生春變寒谷詩來將喜破愁城簷前水到乘  
槎便天際山橫與檻平淮擬公  
歸道過此小留鵬詠集簪纓

### 羅江亭

考證古今詩話云李煜作羅江亭四面栽紅梅作艷  
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  
一半時淮南已歸國

望湖亭在雞籠山上或云南唐立今遺址見存

不受暑亭在今清凉寺後景定二年馬公光祖重建

考證清凉廣惠禪寺南唐爲避暑宮有亭名不受暑

馬野亭詩驅車曾向暑中來望見塵襟已豁開裊裊  
羊腸知幾折亭亭鳳翅與俱推渭川沮洳何如此佛

國清凉亦快哉久坐不禁  
清霧濕却須酒力喚春回

郡圃十亭並見府治後

青溪諸亭東自百花洲而入臨水小亭曰放船入門有

四望亭曰天開圖畫環以四亭曰玲瓏池曰玻瓈頃曰

金碧堆曰錦繡段其東有橋曰鏡中由此而東為青溪

莊與清如堂相望南自萬柳堤而入爲小亭三曰闕

曰闕

曰闕

橋之南舊萬柳亭改曰溪光山色自橋

而北亭臨水曰撐綠其逕前曰添竹後曰香遠尚友堂  
之西曰香世界先賢祠之東曰花神仙清如堂之南淥  
波橋之西曰衆芳曰愛青其東曰割青青溪閣之南清  
風闕之北有橋曰望花隨柳其中曰心樂其前曰一川  
煙月惟割青爲舊餘皆馬公光祖所作也

風亭在折柳東葉公清臣建蘇州從事張伯玉爲記咸

淳乙丑馬公光祖有指其故基以告者乃疊石爲岬創堂三間前後軒如之厨舍備屋挾翼其旁繚以花竹亦艤舟勝處云

四城門接官亭舊有亭卑陋弗稱咸淳改元之春馬公光祖撤而大之名其東曰迎暉西曰致爽南曰來薰北曰拱極丹雘爛然過者矚目各有文以記始末

迎暉亭門拱行都直趣南徐岐入淮淞郡登茅鍾二名山咸此乎出舊名建陽踰數步即白下有白下亭

負城立規編制陋無以容車馬今並門度地在外城之中為亭三間深各二丈二尺濶倍之前為泊水挾屋七間翼其左關吏舍五間麗其右簷楹敞煥入門者有觀焉

致爽亭出門數里為龍灣長江駕順而東蜀漢荆廣所畢湊古石頭城在焉舊宜有驛亭叩父老無知者益廢久矣咸淳元年三月一日並門鼎創三間深各二丈濶半之前為泊水三間視亭之深減六尺而闊

與之稱左為闕吏舍右為二神祠

來薰亭門直溧水溧陽西指當塗上荆蜀古長干道  
在焉前是有兩亭歲久仆其一今復鼎創與所存亭  
儼自南來者咸適所憩

拱極亭門對幕府山踰山絕江瑯琊諸峯隱約在目  
極目則中原可氣挹也舊無驛亭今創置三間深各  
二丈闊倍之敞為前楹邃為後序安神有祠休吏宿  
兵有舍共為屋十五間

大使馬公光祖重修南軒祠在南門外長干寺之東依山爲祠由寺而入蓋宣公舊讀書所也杜公果爲尹時嘗撥田百畝屬於學奉祠祀且設前漕使西山真文忠公像于旁春秋仲丁校官率諸生行舍菜禮亭其上曰仰宣示不忘也然歲僅兩至平時足跡所不到棟橈簷頽求像設于煙煤蛛網之中甚非所以崇教化而勵風俗也咸淳丁卯夏五月鼎新修繕視舊有加大使又念儒先明道之地不可與縉流之室相

混淆乃翦荆榛闢正路作高門俾學士大夫之出入  
是塗者知所宗嚮仍屬兩校官朔望一謁祠下置閑  
人以司啓閉再撥田四十畝有奇俾葺治無壞而不  
負仰宣之意云

南軒舊傳在保寧寺方丈今皆指天禧寺方丈旁小室  
是南軒張宣公讀書處

考證祝穆編方輿勝覽謂張魏公開督府時其子讀  
書于保寧寺方丈小室號南軒 西山真公德秀建



南軒先生祠堂于天禧寺方丈後蓋以此爲張宣公  
讀書南軒之舊址王潛齋埜又設西山像侑食祠中  
作亭其旁扁曰仰宣羅北谷詩萬松盤嶺勢回環才  
抱清溪浸碧山莫道南軒專一  
壑古今天  
下共曾顏

川泳軒舊在江東撫幹廨舍

考證丞相益國周文忠公記云唐以節度使鎮諸道  
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設禮案洗刳印固  
已譏書辭具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下多賢豪易耳

本朝謀帥間許辟士今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忘于江湖者有矣尚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爲難紹興二十六年春內出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鄱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謠頌興雪溪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于幕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席焉他日謂世德曰負水築室者非子之癖耶是宜闢軒盡臨觀之美于是披簷以爲宇梁空以爲閣俯秦淮之

夫流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堂質而不陋  
潔而不奢啟扉而夏涼塞向而冬溫春風之朝秋月  
之夕不必登高騖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旣落成或取  
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榜曰川泳所  
以志賓主皆賢而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  
于斯詠于斯已而嘆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  
居得無愧乎客曰不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  
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名著編簡武昌南樓

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非庾元規一有不淺之興則斯樓殆且泯泯也賓主相資何世無之今公斂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庾蓋雁行也而世德雋才懿行顧湛浩革亦豈溟滓然大同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二府尚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亦將爲東閣奇士矣後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游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

十八年十二月朔東里周必大記並書儒林郎充江  
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沈作式立

存愛軒在知錄廳

考證周師成有記顏伯奇父爲錄事參軍于建康不  
便坐摘取明道子程子之話言榜之曰存愛而謂予  
記之于子伯奇父同官而交又厚乃不辭而言曰一  
軒方大而羸名之侈矣馬用記然其名軒之意與義  
有足記者君子之欲仕非謂其位之足以榮其身也  
亦曰有位則可以濟乎人而已耳位有高卑齋有廣  
狹濟可必也濟之廣狹吾安能必之哉蓋有愛物之  
心斯有愛物之事不必高位而後可也苟有是心則  
隨其力之所及而民受其賜使仕者人人皆存是心

則天下之大將無一夫不受其賜矣惟其不然故民  
之得其所者不能什一而寃失職者什九也夫愛物  
之心一存一否之間而效之相絕如此則愛其可暫  
忘耶夫愛者仁之發也善之端也有仁焉體仁而盡  
此善則其仕也自已而物皆天理之流行愛自存也  
非存之也降此而心能存于愛物則其仕也優而庶  
乎仁之功矣雖然特未易也利害輻輳志氣交馳愛  
物之念其存者幾苟不兢兢于此則始終舛戾何可  
勝算軒之名且記者用此今夫一命之士多矣豈皆  
泊然無愛于心愛有公私勢無兩大彼私其愛者知  
有已而已而物我之愛卒兩失之于已之私愛云者  
非吾所謂愛也伯奇父既異於彼矣因軒之名味名  
之義于愛物之心既存之又存之一念一慮存之此  
伯奇所用力而欲然不自足者他日流風所感後來  
者坐于此而惕然有省怡然有得則伯奇父之美不  
孤矣不然則此軒乃胚胎厲民之所也其何愛之存

伯奇父姑蘇人名倚伯奇父字也遼師考亭于學禁  
方張時守其訓甚于親炙之者與人簡易而守義不  
可奪如蘭相如之璧不雕飾揣摩以樓人官之知其  
所長也嘉定七年正月中澣日雉山周師成記汴人  
趙師夏書

籜龍軒在城內西北鐵塔寺王荊公嘗讀書處

偃秀軒在蔣山道中松間

李忠定公綱詩青葱秀色一  
軒中俯瞰梁朝萬木松頂戴

風雲疑偃蓋枝蟠雨露若蟠龍四時鬱鬱寧彫葉  
千載亭亭不改容却笑宗人主岱嶽秦時先得大  
夫封

臺觀

鳳凰臺在保寧寺後寶祐元年倪總領屋重建

考證宋元嘉十六年秣陵王顗見三異鳥數集于山  
狀如孔雀文彩五色音聲諧和衆鳥附翼而羣集時  
謂之鳳乃置鳳凰里起臺於山因以爲名又按宮苑  
記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築有鳳凰集以爲  
名李白宋齊丘皆有詩李白詩置酒延落景金陵鳳  
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  
開昔時有鳳凰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  
回明君越義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琴醉金  
壘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  
苔置酒勿復道歌鍾但相催又詩鳳凰臺上鳳凰遊



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  
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  
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宋齊丘詩嗟峨壓洪泉窄  
峯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  
顧皆城郭山威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  
驥相煇燦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繞堦倒掛哭月猿危  
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鸞鷟梁間鶯教離石  
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  
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  
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  
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  
人肯駐脚夜半鼠勃窣天陰鬼敲枵松孤不易立石  
醜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  
頭鳴曝曝我我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  
首思眇漢吁哉未到此編劣同尺鴃籠鶴羨鳬毛猛  
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索薦往往獨自語天

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畧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矰繳安得生羽翰雄

飛上建炎中金張太師嘗賦詩建炎中金人犯建康寥廓

日登鳳凰臺賦詩云六代興亡地千年一瞬間無情是江水終日對鍾山烽火連吳越旌旗耀海蠻鳳兮

今不至百尺古臺闕淳熙中留守范公成大重建更後敵退人多傳之

榜曰鳳凰臺開慶元年倪總領庠重建馬大使光祖

作記尚書戶部員外郎倪公以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兼漕江東金陵郡其治所也治以簡靜賦平人

和故得休其暇日考卜惟勝作鳳凰臺臺舊在郡西南隅保寧寺側余嘗剝蘚尋碑訪古訂實而老禪宿

衲無能道者雖圖經載宋元嘉中因神爵至而臺得名然寺之淳熙壁記迺謂晉升平已有臺元嘉時王

顛復南臺締樓我朝祥符間又嘗著亭于斯斯樓斯  
亭咸以鳳字星移境換鳳去臺空于是蕪沒于此煙  
戍火之場矣今臺蓋唐布政臺也後世因以存名焉  
然而風隳雨毀漫漶不鮮棟撓椽夷荒穢弗治騷人  
勝士顧瞻徬徨率不得以極其游覽之娛盡登臨之  
美後觀得毋廢乎公迺凌氛埃登亢輿腐折斯草破  
缺用完碧欄螭飛萬瓦鱗次然後出想逸發神游飄  
蕭煙雲徐來風雨在下遙青遠白刻露清高沙鷺水  
鳥游浣飛泳龍腰鶴膝俯伏後先而夕陽衰草之悲  
夜月寒沙之恨亦紛紛落斫席間矣公于是舉酒觴  
客撫飛軒而浩歌白也之詩聲連林木吳宮花草亦  
不覺爲之生色也客有屬而和者曰臺我我兮山之  
陽招桂樛兮芳菲彌章日五色兮雲飛揚嘻鳳凰兮  
胡不來翔臺巍巍兮山之扉膏吾車兮天風吹衣驚  
在茲兮鳥潛飛噫鳳凰兮胡不來儀公聞之曰梧桐  
生矣子姑醉公錢塘人名庠字泰定開慶元年四月

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  
金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馬光祖  
記並書朝奉郎守軍器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專一發報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江南  
東路轉運判官兼提領江淮登臨之勝題詠爲多曾  
茶鹽所借紫印應雷篆蓋

昭公蕭聲無復到層臺畫棟空餘燕雀來我是鳳凰  
池上客等閒汀鷺莫相猜李丞相闕臺上西風

急來遊悟昨非依然龍虎踞不見鳳凰飛樹密遮殘  
靄江寒浸落暉中原在何處目斷雁來稀給事劉

渠詩鳳臺何亭亭迴與雨花對憑高一登眺秋事渺  
無際鷺洲賞心前牛首秦淮外萬疊雲稼橫百纜風

檣會賸言簿書陳載酒邀華旆翰林詩百篇生公法  
三昧皮膚雖不似妙趣總相類懷古睇平蕪可但高

李華憶昔耿與韓造膝陳大計高光課厥成一語不  
相戾江淮今清晏河洛尚腥穢蛇豕相噬吞天已厭  
戎裔箕斂民弗堪惡稔將自斃憤激聞雞舞慷慨中  
流誓尺撫仗皇靈喋血答其背燕然彼有石深刻詔  
來世兵強在食足萬竈餘庾詹叶奏鄩侯功接武文  
石陞周邦彥詩危臺飄盡碧梧花勝地淒涼屬  
梵家鳳入紫雲招不得木魚堂殿下飢鴉朱存詩  
竹影桐陰滿舊山鳳凰多載不飛還登臺客有吹簫  
者爭得和鳴隨世間任斯庵詩只爲羊車戀靚粧  
倉皇合殿燭無光宮中不解嫁鸚鵡臺上安能來鳳  
凰黃尚書度詩江淮表裏拱神州底事干戈不肯  
休試上鳳凰臺上望定山盡處是瓜洲楊誠齋萬  
里詩千年百尺鳳凰臺送盡潮回鳳不回白鷺北頭  
江草合烏衣西面杏花開龍蟠虎踞山川在古往今  
來鼓角哀只有謫仙留句處春風掌管拂蛛煤戴  
石屏式之詩登臨舒老眼弔古得淒涼故國自龍虎

高臺無鳳凰浮雲多改變喬木不見興亡往事渾休問  
鍾山又夕陽馬野亭詩鳳凰不見只空臺底事臺  
存鳳不來應到緹山還且住定從阿閣不能回江山  
未改當時舊賓客何妨盡日陪待作簫聲勾喚處有  
時飛舞下雲堆劉改之詩公子飄然俊有才此臺  
翻覺在塵埃江淮浩渺洲渚沒鳳鳥寂寥鴻雁來時  
事不言惟柱笏書生無用且銜盃生平自厭胸中俗  
萬里霜天一日開羅北谷必元詩振衣快上鳳臺  
游極目中原淚欲流慨嘆興亡思太白永言眇邈憶  
齊丘鳥衣已往人千古白鷺依然月一洲君子坐朝  
今在治重恢闕洛不須愁闕周師成詩元嘉王  
子宅李白重登臨鳴鳳元非昔蟠龍直到今淒涼微  
子事寂寞茂洪心望斷長安日懸知屬意深退庵  
吳公淵詩暫因休暇得遨遊感慨擗前歲月流長向  
此時憂徵塞不知何日樂林丘鳳凰寂寂空留寺鴻  
雁替替尚滿洲疇昔謫仙愁絕處我來登眺更多愁

六朝舊跡作新游王謝千年風尚流但使時能開  
晉宋只緣道不本軻丘昏昏赤縣神州地渺渺白蘋  
紅蓼洲誰道天分南北限人分南北至今愁  
呂午詩古臺曾說少年游彈指驚嗟歲月流山似三  
神浮碧海城如一虎卧宗丘鳳凰去後遺陳迹白鷺  
來時認舊洲但得風寒無罅隙江河舉目不須愁  
淙居馮去非詩許大乾坤裏那無一鳳鳴臺歌紅日  
晚梧拂翠雲生瑣瑣六朝夢悠悠千古情寒潮如有  
恨時打石頭城雁山劉汝春詩高臺寂寞晚雲深  
故國山河萬里心若使當年真鳳見不教春燕亦巢  
林總倪公屋詩鳳凰幾千載鳳凰已去臺  
空在應多燕雀語畫梁瞥見蛟龍起滄海二十年前  
曾來游野田白鷺涵清秋今夕何夕領賓客飯盂百  
萬思貔貅六朝故國金陵道柳外閒愁復誰掃  
一笑問西風未必江山知我老  
洞春徐弼翁詩只  
合臺前臘種桐萬柯搖碧護春風縱無丹鳳重來此

且障長安落日中又臺前煙草接青徐臺後風花滿  
殿廡千里暮濤空寂寞醉人春色正西湖金淵吳  
景伯賦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兮仙何所之但  
石坊西踞潮平白鷺浮圖南峙雲淡烏衣鳳鳥不來  
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株興亡事對江山休說誰  
是誰非庭花飄盡胭脂筭結綺繁華能幾時問何人  
重向新亭揮淚何人重到別墅園基笑拍欄干功名  
未了寧肯綠簑尋釣磯深深別墅任玉山醉倒明月扶  
歸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  
舞罷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  
人愁王渭卿詩江山還似六朝時老盡梧桐鳳不  
知保大空存前殿佛元嘉已沒舊廊碑幾年何德之  
哀也蜀日覽輝而下之不見長安豪傑恨諸公思讀  
謫仙詩鶴山韓公浣谿沙詞瀟灑梧桐幾度秋鳳  
凰飛去舊山幽風景不殊人物換恨悠悠衰草遠從



煙際合夕陽空趁水西流恰好凭樓便回首怕生愁  
南翁紹康詩不見鳳凰在似曾麋鹿遊六朝春夢  
裏千古大江流地屬閒僧管天知  
遠客愁撫欄空感慨白鷺起滄洲

越臺舊基在城南江寧尉廨後

考證越范蠡築城長千里此卽古越城內所築臺也  
詳見越城及諸辨 齊崔慧景寇建業蕭懿入援屯  
越城舉火臺上鼓噪相慶

周處臺亦名子隱臺今城東南有故基在鹿苑寺後  
考證晉書周處字子隱仕吳爲東觀左丞有臺于此

國朝嘉祐中太守梅公摯嘗爲記臺基曰周處有故

志亡之都人稱之登而四望江山表裏與陳跡槩見  
豁如也按西晉史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弱冠時好  
馳騁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自知爲衆所惡慨然有改  
勵之志里人以三害切諷于是射虎斬蛟往見陸雲  
具以誠告雲曰古人學道貴朝聞夕死君前途尚可  
弟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退而嚮學有文言  
必信行必謹如是其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  
吳平入洛累遷郡太守率有善狀拜御史中丞凡所  
糾劾不避權貴卒樹功名沒世遠耀噫天地至大根  
一氣陶萬化未始無過陰陽寒暑小有繆螫則從而  
改之卒歸大順而況於人乎古聖賢本天地之性以  
修其性亦未嘗諱過後之人不獨諱之而已抑又從  
而文之自底悔吝良可嗟惜維子隱少而不逞長乃  
自悟一旦翻然去惡卽善遂爲名世忠賢可不重乎

然則中人所稟因物染遷爲時絀誤德有小言言有小疵未甚子隱大害于而鄉又何憚改爲哉予因表是臺新是堂非止示高明之居色游覽之勝而與民同樂亦將有激時世云嘉祐關年三月十五日上石周師成詩孝侯遠矣使人懷安得從之上此臺幾回一舸荆溪上苦被風帆浪漿催又克已工夫鮮矣能孔堂今繼仲由登試從臺上看臺下狂聖中間隔幾層羅北谷必元詩周處豪雄亦可人勇于逮善罕前聞區區未說除蛟虎一念中間舜跖分

九日臺今在蔣廟西南俗呼爲松陵岡去城十五里

考證齊武帝永明五年四月立商飈館於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十道四蕃志云武帝九月九日宴羣

臣孫陵岡即吳大帝將廟 齊書云高祖以九月九

日登商飈館在孫陵岡南縣北三里一百步 覽古

詩注云縣北三里九月九日以宴羣臣講武習射應

金風之節 建康宮闕簿云商飈館在縣北十三里

離門亭後堆上

沈約郊居賦云望商飈而永嘆每樂愷于斯觀

雨花臺在城南三里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隍

考證舊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

賜花故名

郭祥正詩云雲公說法時諸天賜名花王荆公詩盤互長干有絕陁并色佳麗入

江亭新霜浦淑綿綿靜薄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  
牛渚怪北尋難忘草堂靈篋與却走垂楊陌已戴寒  
雲一兩星揚無爲詩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  
葉深山譯曼花半夜飛香清雖透筆藥散不需衣舊  
社白蓮老遠公應望歸山謙之丹陽記云江南登覽之地三曰

甘露曰雨華曰陵畝建炎之後臺址僅存後人乃

請均慶院舊額即此基建寺又壞于火隆興元年留

守陳公之茂重築此臺剏一堂名總秀而徙均慶院

于臺之下

紹興中侍郎劉公岑新修高座永寧寺記云今號雨華臺則故侯廬給事名襄字贊

元者所命也蔡宗旦金陵賦云上瑪瑙之絕徑雨  
花翼其飛甍石子岡上石似瑪瑙亦名爲瑪瑙岡

周益公雪中約胡推官登雨花臺詩歲晚相逢古帝鄉長松百尺傲水霜青鞋踏遍江南岸更賦名花似漫郎又傳道詩仙折簡來破寒雪屋為君開要將好句誇張籍故放歌謠吏部才又天女來參彼上人逆知君動雨花心故令六出繽紛下免使荒臺更重臨馬野亭詩居士室中天女現生公臺上雨華懸只因妙語傾人聽非有真花墮我前却似文章稱錦麗亦如咳唾說珠圓不知誰向癡人道今望空虛眼欲穿淳祐中吳公淵重修寶祐初王公堦又加修飾自

書其扁

茗溪張湯詩不談仁義只談空一着參差在箇中臺上繽紛花正雨城邊一陣已西風君

王自有君王葉何事區區翻貝葉雨花名臺非識奇要使後人知覆轍羅北谷必元詩蕭帝傾心向佛家謾言天女墜天花蘆僧一葉橫江去回首梁園日脚斜後村劉克莊詩昔日講師何處在高臺猶以

雨華名有時寶向泥尋得一片山無草敢生落日磬  
殘鄰寺閉晴天牛上廢陵耕登臨不用深懷古君看  
鍾山幾箇爭退庵吳公淵雨花臺再用弟履齋烏  
衣園滿江紅韻秋後鍾山蒼翠色可供餐食登臨處  
怨桃舊曲催梅新笛江近蘋風隨汐落峯高松露和  
雲滴歎頭童齒豁已成翁猶爲客老懷抱非疇昔歡  
意思須尋覓人間饒百歲苦無多日已沒風雲豪志  
氣祇思煙水閒踪蹟問何時老眼轉溪濱漁釣擲  
履齋吳公潛再用前韻瑪瑙岡頭右釃酒左持螯食  
懷舊處磨東冶劒弄青溪笛望岡裏尚嫌山是障醉中  
要捲江無滴這一堆心事總成灰滄波客嘆俯仰成  
今昔愁易攪歡難覓正平蕪遠樹落霞殘日自笑頻  
招猿鶴怨相期早混漁樵跡把是非得失與榮枯虛  
空擲南徐張渠詩莫說南朝勝槩繁只今近郭已  
輕江村臺荒浪紀曼花墜事往空餘古意存甌缺正緣  
輕納景鼎分誰謂不如孫滔滔千載興亡恨盡付凭

欄對月樽 菊齋劉端之詩六朝宮苑帝王州何事  
興衰若置郵 可是戰爭收拾後却將歌舞破除休千  
門靜鎖梧桐雨萬堞深籠薜荔秋試陟雨華臺上望  
夕陽煙水替人愁 盧壽老詩輜車行曉快新遊更  
上雨花臺上頭看不厭人渾是景清無極處奈何秋  
地完龍虎堂堂立江泊鯨鯢溼滾滾流一帶黃山是淮  
土依然望弗見神州 天台王淮用二吳韻踏遍江  
南予豈爲解衣推食謾贏得煙波短棹月樓長笛看  
劍功名心已死積薪涕淚今誰滴想中原一望一傷  
情英雄客形勢地還如昔談笑裏封侯覓豈有于前  
代無于今日龍豹莫藏韜畧子虎狼快掃縱橫跡看  
諸公事業卜臯盧何勞擲 王云煥題沁園春詞四  
十君王三百載間興亡一家嘆幕府峯高生涯社燕  
胭脂井暗富貴飛花山骨呈羞江聲帶恨磨盡英雄  
歲月賒君知否是枋頭灞上着數全差倚空長劍吁  
嗟奈爭戰年來似亂麻但蒼陵古冢白楊啼鴉莊園



廢沼青草鳴蛙旗蓋東南風濤天塹江北興  
王隙地再休凝佇望長安路杳夕照愁鴉

咸淳元

年五月馬公光祖既新烏衣園或謂臺與園相頡頏  
亦不可以不治乃併撤而新之高廣視舊加倍繚以  
脩垣旁建掖屋又累石數百級以便登陟作門通衢  
以嚴啟閉江山觀覽之勝爲金陵第一矣

臺記云雨  
花臺勝甲

江南事詳郡乘余公餘一往則臺屹其宗萬象環集  
山川城郭江淮吞吐如拱如赴而顧瞻吾臺藩拔級  
夷反若欲然有不足賞者乃度材更繕不兩月告成  
既成率賓佐落之余撫欄作而言曰嗟乎地以山川  
勝山川以人勝而人之所以勝者何哉今吾與二三  
子登斯臺也仰而觀行闕真如趙元鎮張德遠之所

建請猶凜有生氣俯而觀長江渺如韓蘄國虞雍公  
戰勝之跡尚可一二數也子即是而觀之其亦有慨  
于心否歟向皆如晉元奕華把酒清談脫落世事則  
雖茂弘新亭士行石城遺迹爲丘墟久矣而況所謂  
雨華臺者然則吾與若從容無事相與遊于此而  
可不知其所自耶知其所自則當監其所爲矣吾老  
矣何能爲惟聞誦北山移文說東廬山故事則躍然有  
所契金盆石室諒不終寒我盟然前所謂元鎮諸賢  
之事其幸付之登臨一慨而已乎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又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吾敢以是爲二三  
子勉二三子有不勉者耶乃相與離席而謝曰敢不  
勉因筆以爲之記肯咸淳改元八月望日觀文殿學  
士金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  
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  
屯田使兼權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

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馬光祖記並書  
朝請卽集英殿修撰汪文信篆蓋

蔡伯喈讀書臺在溧陽縣太虛觀東北

舊志

考證吳顧雍傳云邕以內寵惡之慮卒不免乃亡命  
江海遠跡吳會積十二年在吳 抱朴子云蔡伯喈  
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論更進嫌得異書求  
其帳中果得之則伯喈讀書於此理或有是

郭文舉書臺今天慶觀太一殿卽此臺基也

考證金陵故事郭文字文舉王導築臺于冶城以處

之文舉嘗手探虎鯁導問之文舉曰情由想生不想  
即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梁昭明書臺在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峯上

考證梁昭明太子嘗著書於此今遺基尚存

董永讀書堂在溧陽縣西四十里林木茂翳

考證永嘗自鬻以養其親事見孝子傳

望耕臺在今白上村

考證宋文帝嘗登此臺以觀公卿親推之禮宮苑記

云在籍田壇東

日觀臺一名司天臺在臺城內

考證宮苑記臺城直鸞飾門西有日觀臺 祥符圖

經云宋司天臺也

烽火臺在城西石頭城

考證覽古詩注石頭城山最高處吳時舉烽火於此

自建康至西陵五千七百里有警急半日而達楊備詩云

一帶東流當複關築臺相望水雲間麗華應不如褒姒幾許狼烟得破顏馬野亭詩此到西陵路五千

烽臺列置若星連欲知萬騎還千騎只看三煙與兩  
煙不用赤囊來塞下何須羽檄報軍前如何旬日緣  
寢如無事遂  
蓮火又燃

景陽臺見景陽樓下

拜郊臺見郊廟下

獨足臺在古宮城今不詳其所

考證覽古詩注云陳將亡有一鳥獨足上宮城臺上  
以背畫地書云獨足上高臺茂草化爲灰欲知我家  
處朱門傍水開及國亂遷洛陽賜第於洛水傍  
馬野亭詩

無端獨足上高臺以甯縱橫作字來茂草無灰猶可  
解朱門傍水直難猜宮城後向煙中盡府第還當洛  
口開洪範五行劉向傳莫言其說盡迂迴楊虞部  
詩鳥跡分明在帝臺管絃聲裏輒書來回頭一覺風  
流夢猶得朱門傍水開

### 通天臺有二

考證宋書孝武大明七年鍾山通天臺新成飛倒散  
落山澗建康宮闕簿云通天臺在縣北一百步舊  
臺城內

### 玄武觀在玄武湖上

考證南史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午後  
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  
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又曰玄武館宋書大  
帝本紀云帝臨玄武館閱武即此觀也

通天觀舊在華林園內宋元嘉中與景陽樓同造

舊志

考證金陵故事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射謝  
安侍座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  
宏執經丹陽尹王綰讀句論者榮之則此觀晉所有



也非創于宋舊志殆未攷耳

臨滄觀今城南顧家寨大路東即其所

考證輿地志丹陽郡秣陵新亭隴上有望遠樓又名  
勞勞亭宋改爲臨滄觀行人送別之所李白勞勞亭  
詩序在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詩云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留別金陵崔四  
侍御詩云初發臨滄觀醉栖征虜亭南史宋元徽元  
年桂陽王休範舉兵白服乘輿自登城南臨滄觀

齊雲觀在古臺城內陳建後廢

考證陳後主令採木湘州擬造正寢至牛渚磯盡沒

既而漁人見棧于海上復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

觀冠來無際畔

楊虞部詩上界笙歌下界聞縷金羅袖鬱金裙倚欄紅粉如花面不見巫

山空暮雲

馬野亭詩高高真是與雲齊直到青霄不用梯三閣連延須在下層城笑兀亦居低俯看落

雨自天半平視流星從屋西好是嬪嬙遊翠輦却如僊子駕青霓

層城觀亦名穿針樓舊在華林園景雲樓東宋元嘉中

造後廢

考證輿地志云齊武帝七月七日使宮人集層城觀

穿針乞巧因號穿針樓

揚虞部詩秋星如彈月如梳  
宮妓香添乞巧爐萬縷千針

同一意眼穿腸斷得知無  
七夕星躔至巧是天孫直從樓上將身乞所欠雲間  
着手捫聞得鵲聲云報喜看來蛛網似傳  
言工夫只是憑心手此外冥茫不足論

### 園苑

古華林園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世說晉簡文帝在  
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泉便有濠  
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相親建康宮闕簿云宋元嘉

中築蔬圃二十二年更修廣之築天泉池造景陽樓大

壯觀花光殿設射棚又立鳳光殿醴泉堂

宋書何尚之傳曰時又造

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

小人當自暴背此不足為勞

龔穎運歷圖曰齊

高帝建元一年幸華林園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

彈琴沈文季子夜吟王儉誦封禪書帝曰此盛德

事吾何以堪之武帝子巴東王子響既誅久之

上游華林園見一獠跳擲悲鳴問左右曰獠子前

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嗚咽流涕梁裴子野華林

園賦曰正殿則光華宏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蔡

宗旦金陵賦云其後則華林之園別宮在焉仙華

醴泉連玉芳香靈曜景陽日觀風光玉壽披香清

暑茅堂樓有穿針鐘有趣粧一柱層城之臺工巧

妙而莫窺朝日明月之樓曲九轉而欲迷築以壯

武之山鑿以天淵之池中立被楔之堂遠以流盃之  
規誇青樓與紫閣恨不純乎瑠璃侈神仙之彩雕香  
雜麝而塗之起臨春與結綺竦神仙之巍巍斷戶牖  
以沉檀飾珠翠為薄帷並是華林園殿閣臺榭等名  
天子曾極詩羽葆來臨鼓吹停華林暢飲倒長瓶萬年  
上想歡娛不見當時見畫圖縹緲神仙來絳闕分明  
人世有蓬壺庭花唱斷風生砌蓮蕩歸來月滿湖萬  
點華燈星似綴明朝簪珥得青蕪

古樂遊苑案寰宇記其地在覆舟山南輿地志云在晉  
爲樂圃義熙中盧循反劉裕築樂園壘以拒循即此處  
也宋元嘉中以其地爲北苑更造樓觀于覆舟山後改

曰樂遊苑十一年三月楔飲于樂遊苑會者賦詩顏延

之爲序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于內侯景之亂焚

毀略盡

范蔚宗應詔詩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  
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

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曹深  
蘭池清夏氣修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岷嶽

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探已謝丹轂感事懷長林丘希範侍宴應詔詩詰

旦闔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萸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  
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實

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思波被小  
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沈休文應詔詩丹浦非樂

戰負重切君臨我皇東至德忘已用堯心慙茲區宇內  
魚鳥失飛沉推轂二嶠岨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

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  
律緩前禽函輟方解帶堯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弔  
民伊水潯將陪告  
成禮待此未抽簪

古上林苑案宮苑記云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又實錄宋

大明三年初築上林苑于玄武湖北宮苑記云孝武立

名西苑梁改名上林今其地有古池俗呼爲飲馬塘亦

曰飲馬池其西又有望宮臺

楊虞部詩奉甸荒涼漢苑深當時白虎斃千金江南

地窄分茅少也  
學中原有上林

古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輔公柘城是

也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昔儲  
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游東田詩云魚戲新  
荷動鳥散餘花落即此地也今城北七里鍾山下古婁  
湖苑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言婁湖有天子氣帝乃  
築青溪舊宮作婁湖苑以厭之陳朝更加宏壯後其地  
爲光宅寺

古江潭苑其地在新林路西去城二十里梁大同初立  
按輿地志武帝從新亭鑿渠通新林浦又爲池開大道



立殿宇亦名王遊苑未成而侯景亂蔡宗旦金陵賦云  
訪江潭之大苑惟蕭溝之名存注今有溝名蕭家溝即  
此也

別苑一名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春桓玄築別苑于冶  
城案輿地志其城本吳冶鑄之處因名焉王導疾作因  
徙移治出石頭城西以地名爲西園故晉書成帝幸司  
徒府游觀西園即此處也太元十五年武帝爲江陵沙  
門法新于中立寺以治城爲名至是桓玄盡移僧出居

太后寺以寺爲苑在今縣城西

古芳林苑案寰宇記一名桃花園 齊高帝舊宅在古

湘宮寺前巷近青溪中橋帝即位修舊宅爲青溪宮一

名芳林園後改爲芳林苑永明五年禊飲于芳林王融

曲水詩序云載懷平浦乃睠芳林蓋謂此也梁天監初

賜南康元襄王爲第益加穿築簫簫範爲記言藩邸之盛

莫過於此 馬野亭詩昔日曾爲府署來誰人都把挿桃  
栽不聞華屋笙簫響但見芳林錦繡堆幾度

劉郎來觀裏半年遠客住天台如  
今此地知何在桑柘成陰撥不開

古建興苑梁天監四年立建興苑于秣陵里侯景之亂  
裴之高迎致柳仲禮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  
其地在今府治西南秦淮南岸

古元圃齊文惠太子性頗奢麗宮內多雕飾精綺過於  
王宮開拓元圃與臺城北塹等其樓觀塔宇多聚奇石  
妙極山水慮上望見乃傍列脩竹內施高障造游塙數

百間

輿地志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元圃有明月觀宛轉橋徘徊廊內作淨明精舍又梁

書云昭明太子性愛山水于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

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誦左思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其地在今府

城東北隅

古南苑在瓦官寺東北宋明帝末年張永乞借南苑帝云且給三百年期滿更請後帝葬於此梁改名建興苑在秣陵建興里侯景舉兵攻臺城司州刺史等皆來赴

援裴之高營于南苑即此也

楊虞部詩張永移家入洞天綠篁紅藕舊林泉人間滿百

人應少明帝恩深三百年馬野亭詩當時南苑最

新奇勝似其他東復西多少園亭行不到縱橫石徑動成迷香風十里荷花蕩翠影千行柳樹堤伊被何人曾借住端如誤入武陵溪

古桂林苑陶季真京都記曰建康縣北漢朝爲桂林苑  
南朝宮苑記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吳郡賦云數軍  
實于桂林之苑即此也屬上元縣慈仁鄉

南唐北苑徐鉉湯悅徐鉉有北苑侍宴賦詠序云望蔣  
嶠之嶽岑祝爲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其地在  
城北

烏衣園在城南二里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  
來燕歲久傾圯咸淳元年五月馬公光祖撤而新之堂

後植桂亭曰綠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上其餘

亭館曰更屐曰頽立曰長春曰望岑曰挹華曰更好左

右前後位置森列佳花美木芳陰蔽虧非復曩時寒煙

衰草之陋矣

北谷羅必元詩鳥衣池館一時新晉宋齊梁舊主人無處可尋王謝宅落花啼鳥秣

陵春

履齋吳公潛滿江紅詞柳帶榆錢又還是清明寒食天一笑滿園羅綺滿城簫笛花樹得晴

紅欲染遠山過雨青如滴問江南池館有誰來江南客烏衣巷今猶昔烏衣事今難覓但年年燕子

晚煙斜日抖擻一春塵土債淒涼萬古英雄跡且芳樽隨分起芳時休虛擲退庵吳公淵和投老

未歸太官粟尚教蠶食家山夢秋江漁唱晚峯牛笛別墅流風慚莫繼新亭老淚空成滴笑當年君

作主人翁今為客紫燕語猶如昔青鬢改難重覓  
記攜手同遊此處恍如前日且更開懷窮樂事可  
憐過眼成陳跡把憂邊憂國許多愁權拋擲履  
齊又和喚出山來把鷗鷺盟言輕食依舊是江濤  
如許雨帆煙笛歌斷莫愁檀板緩盃傾白墮瓊酥滴  
但驚心十六載重來征塵客秋風鬢應非昔夜雨  
約聊相覓嘆主恩未報無多來日故國千年龍虎  
勢神州萬里鼙鼓跡笑謝兒出手便呼盧擣菰擲  
葉潤鶯啼序離騷困嗟夢醒時臺城舊路問流  
水東入滄溟還解流轉西不烏衣夢浪傳故國晴  
煙冉冉宮牆樹念吟覓淒斷待隨燕子來去回首  
十年爛錦花場越吟雲賦雨可曾對寶瑟知音高  
軒為誰輕駐借東風愁長笑短水雲深春江日暮  
伴羈懷惟有征衫貯寒半縷高情謾賦蕙帶蘭襟  
蛾眉古來相如英雄到江南易老後來誰更風景  
傷心淚沾樽俎登山宴水橫江酹酒傾將慷慨酬

形勢付興亡一笑翻歌舞獨醒難繼山公上馬旌  
旗動又還驚起鷗鷺危亭恨極落盡寒香怕道斷  
腸句有多少行星翠點春淺寒深孕粉藏香蝶清  
蜂瘦目孤採筆芳牋擬待倩取遊絲繫却離緒旋  
工試寫入鳴弦柱曲高調古美人何在誰能和此  
幽素 樗岳張林詞柳稍青燕壘花深鷺汀雲淡  
客夢江臯日日言歸淮山笑我塵鎖征袍幾回把  
酒憑高闌干外魂飛暮濤只有南園一番風雨過  
挑了櫻

古東園在城東東冶亭側面東有堂曰鍾山以其盡  
得鍾山之勝名之近東有兩亭相對南曰見墩取其見  
謝安舊墩之意北曰草移取北山移文之意乾道五年與



東冶亭並創

沈休文宿東園詩陳王閼雞道安石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野徑既盤紆

荒阡亦交互  
槿蘿陳復密  
荆扉新且故  
樹頂鳴風颭  
草根積霜露  
驚麇去不息  
征鳥時相顧  
茅棟嘯愁鷓

平岡走寒兔  
夕陰帶層阜  
長煙引輕素  
飛光忽我適寧止歲云暮若蒙西山藥顏齡儻能度

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憩郊園和約法師詩云郭外三

十畝欲以賀朝饁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

沈祭酒行園詩

舊志

半山園在令報寧禪院是其地王荊公營居半山園有詩示蔡天啟備述其事所謂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

者是也又有次吳氏女子詩注云南朝九日臺在孫陵  
曲街傍去吾園只數百步

舊志

繡春園在府社壇東隸運司端平二年高公定子作

記云

予昔經行得繡春堂于酒名謁來將漕訪其堂  
無有也問遺址亦未知何所客為予言繡春馬

所取名予謂之曰繡衣春當霄漢立絳服日向庭闈  
趨乃杜少陵入秦行之句此嘉名也吾欲堂而顏諸  
司存造船場有餘地隣亦願益以廢圃乃擴之拓而  
新之非事游觀其以示興廢之一端乎二年九日臨  
印高定子

瞻叔識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